



奇魚

J222.7
437

卮
奇
著

高卧斋闲话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书画家艺术丛书:王孟奇/王孟奇书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ISBN 7-5434-4057-1

I. 当… II. 王… III. ①汉字—书法—作品—中国—现代②中国画—作品—中国—现代IV.J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3521 号

当代书画家艺术丛书

高卧斋闲话 王孟奇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787 × 1092 毫米 1/64 2.5 印张 25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38 元

ISBN 7-5434-4057-1/I · 561

王孟奇

江苏无锡市人，1947年3月生。南京艺术学院毕业。1984年任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教研室主任，1986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1年底调入广东画院，翌年4月被评为国家一级美术师。1998年4月调入深圳画院。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美协理事。被学术界认为是“新文人画”的代表性画家之一，在写意人物画继承和发展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既继承发扬中国画优良传统，又探索创新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引起了国内外美术界的关注。

小叙

沈从文先生曾说：“任何一种工作，必须要锲而不舍地从事多年，才能够有点成就。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

以职业而言，自己也算中国画行当中人，如今年过半百，再难称初出茅庐，可叹天生不具备“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过因职业而染上些聊天儿品画的嗜好，又不及通常票友能四方招摇，八处乱窜，所以委实难以某个称谓以为牢笼。“业精于勤，荒于嬉。”这是中学生都背得的道理，自己偏又生性怠惰，作不得学问，下不起功夫，心里非常明白与真正的“当行”、“造诣”相去何止千万里。只是兴之所至才在宣纸上留下一些痕迹，偶尔也应人之邀写上几行文字，如《高卧斋随笔》之类，其拙劣自是理所必然。凑在一处难免粗糙芜杂，但多年辗转，飘忽于燕京、江南、岭南，各处风物、世间沧桑皆收于眼底，不敢说有几分阅历，却“无心于毁誉，聊抒己意之所欲言耳”。大多还是出自灵窍，乃真心迹也。

倘能编辑成册，那是朋友们的厚意，于我毕

竟是美事一件。

戊寅年九月 于羊城高卧斋

目 录

我所认识的边平山	82
一知半解叙画缘	60
也说老十	54
简静从容是二刚	46
高臣斋闲话	1

高卧斋闲话

斋名与闲章

1

自己自幼读书尚属有悟性，成绩过得去，但不求甚解。从无什么大过失，循规蹈矩而不愿受太严约束，以致学生手册上的学年操行栏里老师写的惟一缺点便是“自由散漫”，几乎年年如此。

秉性难移，现在人过中年，积习益深。广州多雨，最喜于雨日中，一榻横陈，以书掩面，神游其间，然全不于学问，无挂无碍最为乐事。宋之陈抟，居华山修道，常卧百余日不起，小睡则数月，大睡可数年，真个是好睡福，想必是练就了辟谷功或有其他餬口的门道，怪说把他当成列仙中人物，以卧而登仙品是何等的福分！

于社交场上迎拜，于名利圈中奔竞，在

他人或者是得其所哉，不亦乐乎。在自己便觉得不堪其苦。“举世滔滔，独守其道”，自己决非这等勇士，依古人云“性分所至”，按天生性情而行，求一味轻松罢了。若勉为其难不得已去应酬，虽然“形见神藏”，可毕竟也是累人的事儿。

南朝刘宋时的宗炳，性好山水，遍游名山大川，后老病，遂将平生游历所见画于壁上，“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古人诗句中“卧看千山急雨来”、“卧听仙家鸡犬声”、“醉卧黄昏自不知”与卧相关者数不胜数。所以一个“卧”字亦是颇有来历的。家居九楼，上去就不愿下来，加上“高”字则更有“逍遥忘世，俯仰娱心”的意味，恰合自己秉性，故画室以“高卧”二字名之，友人为治“高卧斋”印。相关之闲章颇富，如：“太隐”、“去尘”、“神仙家风”、“心旷”、“不群”诸般，常常钤于画面，以为合心境。

不爭之德

与朋友闲话，友人言及关良先生旧事深有感慨：关良与几位美术界名宿于广州美院示范。作画时诸名家画桌前皆围观者如堵，而关良先生桌前门庭冷落，惟吾友一人而已。关先生全不以为意，展纸临池，取小笔为之，极讲究法度，吾友有幸亲睹，颇有收益。不料恰有美院职工子弟过而见之，探头探脑，色甚鄙夷：“丢那妈×，画个唔知也×嘢！”一句话中三个粗字，吾友不禁愕然！关良乃广东番禺人士，焉能听不懂？然关先生如入无人之境，眼皮都未曾动一下，照旧舔笔蘸墨，作画不辍。吾友叹曰：“何等定力，果然大家气象。”

老子云：“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关良先生自然不屑与“丢那妈”一族儿郎理会，或者关先生已进入物我两忘之境界，哪知有这等不堪之人作此不堪之语？

曾听另一画友谈了另一则见闻：某年某月某日文艺界在人民大会堂聚会，设笔会。此友适见范×先生即席挥毫，大笔纵横，横涂竖抹，气概不凡，意甚自得。吾友不经意间自语：“这石头是潘天寿先生画法。”岂料范先生竟闻之勃然：“难道我就不能这么画？”一副欲理论一番的架势，此友自思后生辈，无言而退。

皆为斯文行当中闻人，而一言之差，其高下自见。记得是王蒙先生曾说过：“那种于讨论中必欲与人较一日之短长者，无论其如何高明，因耽于争执，不光耗去精力与人生，往往陷自己于平庸。”“与那种大可不必值得认真对待的人去讨论那些本来不讨论也可明白的问题，则陷自己于愚蠢。即便是正确的主张也不必去时时宣讲的。”齐白石老人于此深有妙悟：“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宠辱不惊，毁誉皆不入心，这方是大智慧。记得50年代初章士钊先生曾赠诗一首给国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诗中有

“懒与时贤论短长”句，妙不可言，真大可享受。

不记得曾于何处见过一则古人清言：
“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争之味。不与积居人争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人争名，不与简傲人争礼节，不与盛气人争是非。”很有些意味。书画之道，自古以来，门派众多，古今之争，地域之争，拉帮结派各作文章，或自我标榜，或相互攻讦，何曾有几日之安宁？惟有物我两忘，以宇宙为一身者，自无不平之憾矣！

文章书画以气论

中国文化真是奇妙得很，常以“气”论高低、定品类。清季刘熙载于《文概》中论《左传》文则曰：“文得元气便厚。左氏虽说衰世事，却尚有许多元气在。”赞其文之不衰。论诗则曰：“言诗格者必及气。或疑太炼则伤气，非也。伤气者，盖炼词不炼气

耳。气有清浊厚薄，格有高低雅俗。”

自古有此一说。怪道蒲松龄老先生于《聊斋志异》中有《司文郎》一篇。司文郎者乃古代掌管文字的官吏。《大唐新语》中曾记有：“高宗东封还，幸孔子庙，诏赠太师，命有司为祝文。司文郎中富少颖，沙直撰进，不称旨，御笔蔑破……”说的是两位司文郎都未写出能称圣意的祝文。《聊斋志异》是神怪小说，自然写的是阴间掌管一方文章的小神，原先不过是一位才思敏捷的游魂。

此篇是说赁居报国寺两位赶考的考生。一为平阳王平子，性朴讷。一为余杭生，性狂悖浅陋。适逢登州宋姓少年，即司文郎者。引二人见一瞽僧，并告知曰：“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请教。”王生即上前具白请教意。僧则推托：“无目何以论文？”王请以耳代目。僧曰：“三作两千余言，谁耐久听！不如焚之，我视以鼻可也。”王从之。先焚一作，僧嗅而颌之曰：“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

受之以脾。”余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试焚之。僧再嗅之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余杭生始焚己作，僧嗅其余灰，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膈；再焚，则作恶矣！”余杭生惭而退。

以气息论文，一嗅而立辨，王生尚能法乎其上，而余杭生则俗不可耐，令盲僧几作恶矣！

不料榜放，余杭生竟领荐，王生却下第。僧叹曰：“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余杭生更小人得志，曰：“盲和尚，今竟如何？”僧曰：“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君试寻诸考官之文，各取一篇焚之，我便知孰为尔师。”寻来几篇逐一焚之，僧嗅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僧拭目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

此篇本意乃刺科举制之腐败，八股文之恶俗，痛快淋漓！益说明为文之气息格调之重

要，不识此者无异于有眼无珠，“并鼻盲矣！”

书画一道亦尽同此理。傅抱石先生论及中国画的基本精神，言三个字，即“文”、“人”、“画”。依我理解，所谓“人”，是指人品、人格、气质、胸襟。“文”乃学问、学养之谓。“画”则为才华、技巧、绘画语言。三者相辅相成。所谓气息，即为这三者通过画面从骨子里透出的感觉，诸如所谓庙堂气、山林气、书卷气、市井气等等。倪云林亦自言：“余之画不过逸笔草草，聊以写胸中逸气耳。”更所谓逸品、神品、妙品、能品无不以此三者为据。故为画者不可不重“气息”二字。

观己之画，多有不足。但如方薰《山静居画论》言：“古人所谓卷轴气，不以写意、工致论，在乎雅俗。”“惟气息尚清，不堕恶道”，在此人欲横流之际，实为幸事。常言道百病可治，俗病难医。自己何其之幸。

《聊斋志异》中之司文郎安慰落榜的王生曰：“凡吾辈读书人，不当尤人，但当克

己，不尤人则德益弘，能克己则学益进。当前跋踉跄，固是数之不偶，平心而论，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砺，天下自有不盲之人。”信哉斯言，其实这大约是蒲松龄老夫子自勉之词。

世人雅尚书画，眼下更是展览林立。惜哉良莠不齐，几多无可观者，本以为名下固无虚士，加之情面难拂，可往往耗神费时却败兴而归，真如瞽僧之嗅文，“格格而不能下”也。惟观古今大家画展、画册方觉神清气爽。故谓此法为“洗眼”，也是不得已而行之，让方家见笑了。

摘句见人生

无论忙闲，总喜欢翻书，其实与做学问无涉，只是自己消遣。以时髦的话说是“享受文化”。即便是从前看过的，重新翻翻，常会翻出些深一层的滋味来。“温故而知新”本是平常道理，自己到偌大年龄方才悟

出其中一丝意趣来。有个不甚恰当的比喻：仿佛大梦初觉，不免迷糊，非得补上个“回笼觉”才能真正醒过神来。

作为国画家，偶尔也少不了于画面上题句凑趣。自己才疏学浅，吟不出什么好句，大约非但自己，哪怕是现如今的国学家也只明了旧体诗的体裁、格律、平仄、源流之类，学问是不少的，但作起来却少了才智，吟不出多少滋味。自然还是觉得古人作得好，翻书时便有少许留意，中意的便摘个一言半句，既可自己品味，有时还可为画面补白，增些情趣。其实古人亦常有这等作为，诗文上便时有“偷势”、“偷意”、“偷句”之说，视为雅玩。既不涉出版社的稿酬，也不与经销商分利，加之掺以己意，再成新韵，所以黄庭坚曾首倡所谓“夺胎换骨”的诗法，以为很可为自己遮羞补拙。其法被人讥为“特剽窃之黠者耳”。自己不是诗人，自然无须顾及这许多了。

这摘句的毛病断断续续多年，不经意间